



阿玉

AYU



韩青辰
经典力作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获奖作家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阿玉

AYU

主编：徐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玉 / 韩青辰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

(九色鹿·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 徐鲁主编)

ISBN 978-7-305-15679-3

I. ①阿… II. ①韩…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182号

出版发行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 210093

出 版 人 / 金鑫荣 丛书策划 / 石 磊

项目统筹 / 游安良 丛书主编 / 徐 鲁

丛 书 名 / 九色鹿·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书 名 / 阿玉

著 者 / 韩青辰

责任编辑 / 于李丽 宋冬昱 编辑热线 / 025-83597572

特约编辑 / 方丽华 责任校对 / 孙 凯 终审终校 / 崔 玲

装帧设计 / Chloe 插 画 / 青拾壹

印 刷 / 合肥添彩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1000 1/16

印 张 / 10.75 字 数 / 101千字

版 次 /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978-7-305-15679-3

定 价 / 23.00元

网 址 /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 025-835947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preface

徐鲁

江南三月，细密的雨声中，传递着温煦的杏花香气。这时候，应和着天边隐隐滚过的隆隆雷声，青青的楠竹林里也迎来了生机勃勃的爆笋时节。竹林爆笋，那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命景象！经过了漫长的冬天的默默积蓄，泥土下的幼笋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破土而出的力量。伴随着淅沥的春雨，迎着和煦的南风，应和着隆隆的春雷的呼唤，一株株粗壮的幼笋，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伟力，奋力拱开了在泥土和腐叶下纠结交错的竹鞭，甚至哗的一声就顶开了压在地面上的巨大的顽石。像鸡雏顶破蛋壳，像幼蝉冲破蝉蜕，那一株株幼笋，是一种静谧的、绿色的生命力的爆发。它们从厚积的枯叶和泥土下脱颖而出，那一瞬间，它们似乎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目标：冲破束缚自己的箨壳，扩展开翅羽状的枝叶，向上，向上，再向上！这似乎已经不是在生长，分明更像是在飞翔……

——这是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散文中的一节。漫步在

江南早春时节青青的楠竹林里，我也想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我甚至觉得，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与这春天的楠竹林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颇为相似。各种出版与传播通道的拓展与打开，给儿童文学作家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只要你拥有生长的梦想和力量，这片土壤以及土壤之上的空气、雨水、微风和阳光，就是属于你的，属于每一株绿色的生命的，正如白桦先生那句名诗所歌咏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然而，创作上的空前活跃与繁盛，也使儿童文学的编辑和出版者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丰富的资源就像大自然里的春天，摆在人人面前，读者真正需求的是什麼，也许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能知悉，而如何把最好的书送到最热爱它的读者手中，却永远是一个秘密。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把诗人郑愁予这句诗中的“诗人”二字换成“编辑”，其实也很恰切。最好的编辑出版人，不也是黄昏时分的点灯人，为在暗夜中行路的读者挂起温暖和明亮的灯盏，照耀着他们回家的小路吗？而且，面对着如此繁盛和泥沙俱下的创作资源，一个优秀的编辑出版人，必须具有披沙沥金的耐心、采铜铸鼎的本事和撒豆成兵的艺术。

眉睫君和游安良君，是近几年在少儿出版界纵横驰骋的两匹“黑马”，两个人都很年轻，富有开创和进取的力量与信心。前者的强项在编辑和学术，后者的

强项在出版和发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与童书出版界结缘并历练了不短的时间，对童书出版拥有热爱和敬畏的情怀，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智慧和资源。我相信，这样两股力量与智慧合在一起，必将为当下的童书出版带来一些新的作为。那么，这一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作家们的代表作选本丛书，算是他们的“东风第一枝”，是第一次的“竹林爆笋”。

首先，从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看，无疑是一份极其华丽的名单。当下活跃在儿童文学界的老中青四代作家、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皆在其中，如任溶溶、葛翠琳、孙幼军、金波、任大星、张秋生、曹文轩、彭懿、黄蓓佳、刘先平、冰波、汤素兰、殷健灵……

其次，从这套书的书目来看，几乎每位作家都拿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获奖作品，或是作家们自己偏爱和看重的个性作品，用“名篇荟萃”来形容，实不为过。如《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儿》《妖湖传说》《会唱歌的画像》《甜橙树》《野妹子》《我要做好孩子》《窗下的树皮小屋》《小巴掌童话》《中国孩子的梦》《临时老爸》……

第三，这套书在编选上，另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做法是，以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为基准，不拘泥于篇幅的长短和体裁的异同。有的作家的长篇作品也只是节选其最精华的章节，而给另一些中短篇杰作留出容纳的篇幅。有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形式里都有自己优秀的

作品，则予以兼顾，尽可能在一本书中呈现出这位作家完整的创作风采。这种编选方法，在编辑艺术上的“含金量”最高，也最能体现编辑和出版者的眼光和功力，当然，编辑投入的心思也最多。

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的一本《普希金作品选》（戈宝权译），就是这样编选的，长篇节选、中短篇、诗歌、散文和小说，都在其中。直至今今天，这本书仍然是我阅读普希金的一个“宝典”般的选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也编辑出版过一套方形开本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本，有《叶圣陶作品选》《冰心作品选》《张天翼作品选》《柯岩作品选》《管桦作品选》《葛翠琳作品选》《孙幼军作品选》《袁鹰作品选》，等等，这些选本也是采用了这种长短不拘、体裁不一，只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准的编法。所以，这套书三十多年来也一直为我所珍爱。老一辈的编辑出版家其实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本，可惜的是，今天愿意这么去效仿的编辑越来越少了。很多编辑是怎么省事怎么简单怎么来，以至于许多作家最终被“选来选去”的，浮在大家眼前的全是那么一两篇作品，好像这位作家就只写过这么一两篇作品似的。

儿童文学事业，无论是创作、编辑、出版、传播，都应该是纯净、精美、细致和仁爱的。这是天使和圣母般的事业。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真善美的文学。冰

心老人生前曾告诫我们：从事儿童文学事业，必须拥有一颗“慈母的心”。由叶圣陶、冰心、陈伯吹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所创建和奠定的一些伟大和美好的儿童文学传统，正在一代代作家和出版家手中薪火相传。

“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曾经用弗罗斯特的这几句诗来形容自己的儿童文学之路。其实，儿童文学也并非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世界上也没有渺小的体裁，而只有渺小的作家。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是将会默默地、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还是回到江南青青的楠竹林里。在春天的楠竹林里徜徉，我也想到了中国一代代儿童文学家们的美好情怀：他们和四季的风霜雨雪一起，和一簇簇散发着药香的野菊花一起，和那些临冬的苦荞一起，和一道道永远流淌不尽的山泉一起，在各自的山坡和深谷间，以群体的追求、探索和进取之心，向着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人世间，呈现着生命的欢乐、清新与美丽，呈现着对这份事业的忠诚、依恋和守护，不离不弃，无怨无悔。而透过早春三月楠竹林里的爆笋奇观，我还发现了一个来自泥土和自然的生命秘密：成熟的笋与竹，都将是金色的。

是为总序。

2014年早春时节，写于东湖畔

目录

contents

小河	001
吃糖	007
花皮球	013
亲妈妈	029
手绢	047
水自无言	069
阿玉	107

小河

一条清幽见底的小河，将原本连着的村庄分成前后两片。河面很窄，自古就没桥，但不妨碍人们隔着它汰衣淘米说着家常。

他在河的南，我在河的北。初次谋面，就隔着那条无名的小河。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村子沉浸在大人们的鼾声中，小河被孩子们嬉闹得底朝天。河边的男孩大都光着腚，他们爱搞一些恶作剧，企图把女孩子羞跑。却有一个男孩因为我的降临先羞得跑了。

记得他缩着白得晃眼的身子兔子样没命地逃窜，那个遽速消逝的影子倏地进入我的心底。

入学后，我在满教室的喧闹中一眼认出了那个穿白衬衫的影子。

我们同班，甚至还同座。听说他没母亲，但他的功课特别

好，比我好一大截。

他爱看课外书，上课也偷偷看。我常为他悬着心，老师提问，他又滴水不漏。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神奇的东西，我所缺少的，这让我对他非常敬重。

那年月同桌经常发生纠纷。要么为领土瓜分，要么为一块橡皮，要么什么都不为，只为纠纷本身，经常有女生被欺负得哇哇哭。

我们却不会。

他的文具很有限，只有一支铅笔，他把它放在书包里。他的铅笔可以用到小拇指那么短，甚至更短。

我的文具叮叮当当，装了满满一文具盒。文具盒走马灯样换个不停，从铁壳换到皮壳，从单层换到双层。他喜欢我的文具盒，我不在的时候，他会拿在手里把玩。

我把文具盒放在我们中间，他可以随使用里面的东西。这使得我的零花钱一度用在买文具上。

他用我的东西，从不招呼，我也做出不需要招呼的样子。大都是装着看不见，或者歪着头哼歌，或者跟别人闲话。

他使我最早明白了努力两个字。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开始跟他靠近，但我们的关系依然停留在缄默状态。

有一回，母亲病了，我在位置上发了一天呆。捱到放学，人都走光了，才趴到桌上嚤嚤地哭起来。我害怕极了，觉得全世界一片荒芜。

不期地，走进来一个人，是他。他第一次没有避开我的目光，而是很深地望了我一下，略有迟疑，胡乱拿了本书就飞出去了。

至今尚不清楚，他是放心不下来看我的，还是来取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我记得他反身出去的背影，很拘谨地高昂着，像逃。

母亲很快好了，而我从那以后好像更懂他了似的。

他其实很合群。在班级里很少忧郁，更不流露他的悲凉。我总见他在男孩堆里侃侃而谈，朗朗大笑。

我却总莫名其妙地为他忧伤，为他破了袖口的毛衣，为他穿在布鞋里的一双光脚，为他咬着红薯走在上学路上——难以抑制地。

等我的课外书多起来，也摆在课桌中间。他照样不说话，拿了就看，看完了放归原处，像用我的文具一样。

他的鲁莽在我眼里是一种成熟男子才有的大气，没有一点点小孩子气和俗世的拖泥带水，于是我带书带得更殷勤了。

后来不仅仅想带书。

那是一年中秋，父亲从城里带回好多独立包装的月饼，像工艺品。我一下就想到了他，挑了一个最特别的放进书包。

这时候我才发现，他跟所有女生的关系都比我好。

班上的秋姑娘，头发黄黄的，一年四季没一双好鞋，书也念得很笨，这一切没妨碍她活泼欢闹。

秋可以把手搭在他肩上跟他说笑，可以爬上树摘一个青桃扔给他，而他拣起来在衣服上擦擦就吃。

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她们在一起的泼皮一遇见我就生硬成了局促，而我对其他男孩的大方到他面前就内敛成了清高，好像我们发过誓要一辈子不随便。

月饼藏在书包里，我的手总是下意识地去摸索。暗自想象把它塞进他的书包这个过程。可我没法预见他的心情，是高兴吗？

我越来越觉得费力，手心汩汩地冒汗。

看着窗外绿了黄黄了绿的田野，还有飞过来飞过去的大雁，我多渴望改变出身，比如像秋像他那样。我为自己所谓的富贵而羞惭自卑。

我始终没给他月饼。可我也不忍心把它扔掉，毕竟它粘着我的一份心思。

冬天一晃就来了。某天，他做着做着功课，突然吸吸鼻子说，什么味道。

那天我走得最晚。独自伏在教室的窗台上，窗外正好停了一地麻雀。我把月饼拆开，掰得碎碎的，喂了它们。

我们继续共用文具，共享课外书。渐渐地，我的成绩与他不分上下。无疑，我们是最团结最友爱的同桌。然而直到小学毕业天各一方，我们仍没开口交谈。

那条小河似乎始终横在我们中间，生生不息。

小河流啊，流啊，连着两个马不停蹄害怕落伍的孩子，流着

自尊和其他。

也许我们从没真正断裂过，一如河的两岸。



吃糖

天择唯一的缺憾是一嘴坏牙，吃糖吃坏的。

我和天择一样爱吃糖，我的牙却颗粒无损，齐整白净。

冯姨扒着我的嘴巴说：“从小到大，你们没错吃过一次糖，有天择的就有你的，有你的也忘不了咱们天择。哪怕一块也咬成两半分。凭什么你就没吃坏牙。”

我龇牙咧嘴地冲她笑。

冯姨眉清目秀，梳着两根乌黑的辫子。最漂亮的是那张秀气的嘴，嘴里的牙齿贝壳样个个经得起观研。

她搂着我说：“抱错了抱错了，你才是我生的，天择是大马路上捡的。”

天择憨憨的，他不生气，一旁露着黑牙傻笑。

不像我，妈妈一碰他我就狮威大发。我挣脱了冯姨，喊，

“我不是你生的，我的牙像我爸爸。”

妈妈就掩嘴笑。妈妈的门牙微微前突，这使她笑起来老不自在。

冯叔叔和爸爸一块儿出远门的时候，天择和冯姨就成了家中的常客。

冯姨和妈妈着迷打毛线。毛衣打好了打毛裤，毛裤打好了打帽子。先给我们小孩打，打完了再打大人們的。空气中飘浮着红的绿的蓝的细绒毛，沾到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嘴唇上，吃和没吃过的糖块儿上。

冯姨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问：“多少日子了？”

妈妈不看日历，她能一口报出爸爸他们走了多少天。

我和天择也关心这个问题，爸爸和冯叔叔回来会给我们带高级糖果，这是惯例。我们盼望他们回来也成了惯例。

有盼头的日子不仅是甜的，而且甜得五光十色。

那一年我们盼来的却只有爸爸，瘪瘪的大黑包网一样罩在他身上，他显得从未有过的消瘦和颀长。

“他呢？”冯姨手中的毛线活儿散了。黄色的毛线团骨碌碌从怀里滚到大腿跳下板凳蹦到地上。

天择拿它当足球，一脚踢到了后院空荡荡的麦场。

妈妈帮爸爸拿下包，爸爸顺势落到凳上，重得很。

“他呢？”妈妈的眉头蹙到一起。

冯叔叔不回来是因为回不来了。